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齊東野語卷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李敷文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齊東野語　雜家類三 雜說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齊東野語二十卷宋周密撰密有武林舊事已著録密本濟南人其曾祖扈從南渡因家吳興之弁山自號弁陽老人然其志趣不忘中原故自序中述其父之言謂身雖居吳心未嘗一飯不在齊而密亦自署歷

山書中又自署華不注山人此書以齊東野語名本其父志也中頗考証古義皆極典核而所記南宋舊事為多如張浚三戰本末紹熙内禪誅韓本末端平入洛端平襄州本末胡明仲本末李全本末朱漢章本末鄧文龍開邊安丙矯詔淳紹歲幣岳飛逸事巴陵本末鄧文龍本末詩道否泰景定公田景定彗星朱唐交奏趙葵辭相二張援襄嘉定寳璽

慶元間禧六士張仲孚反間諸條皆足以補
史傳之闕自序稱其父嘗出其曽祖及祖手
澤數十大帙又出其外祖日録及諸老雜書
示之曰世俗之言殊傳謬也國史之論異私
意也定哀多微詞有所避也牛李有異議有
所黨也愛憎一衷議論乃公國史凡幾修是
非凡幾易而吾書不可删也云云今觀所記
張浚趙汝愚胡寅唐仲友諸事與講學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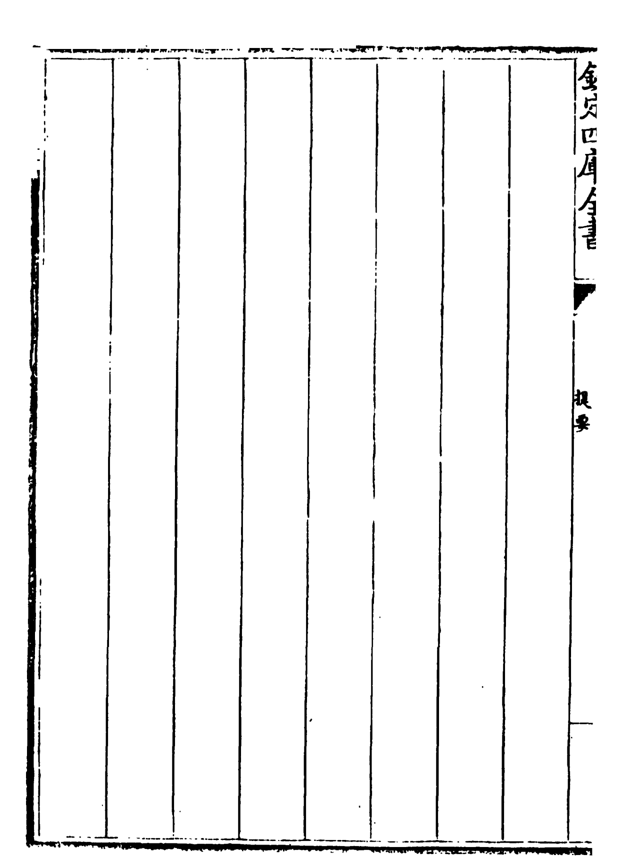
論頗殊其父所言殆指此數事歟明正德十年來陽胡文壁重刻此書其序稱或謂符離富平等役頗涉南軒之父若唐陳之隙生母之服則晦庵致堂有嫌焉書似不必刻刻則請去數事殊失密著書之旨文壁不從可謂能除門戶之見矣明商惟濬嘗刻入稗海刪去此書之半而與癸辛雜識混合為一殊為乖謬後毛晉得舊本重刻其書乃完故今所

著録一以毛本為據云乾隆四十六年五月

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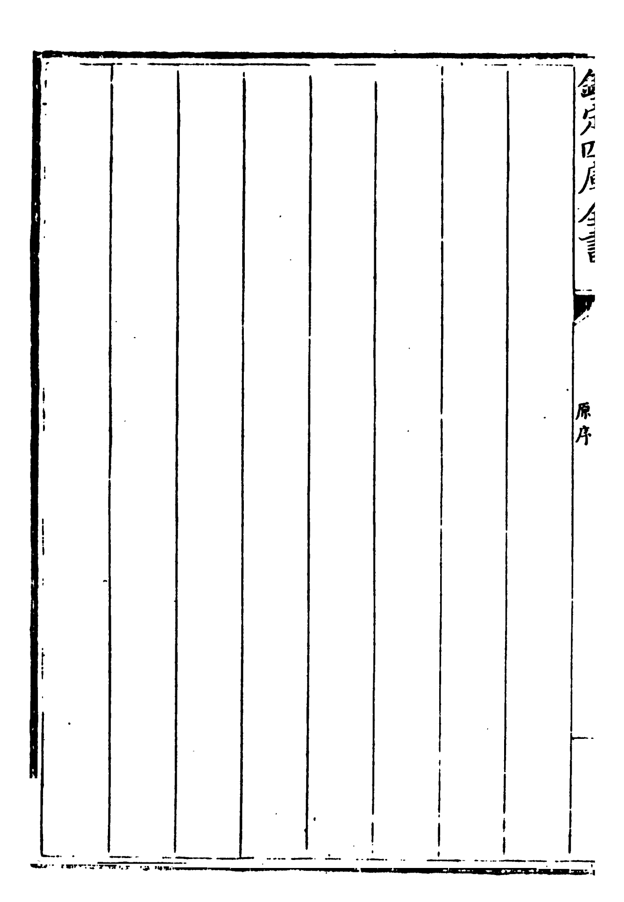


齊東野語原序

余世為齊人居歷山下或居華不注之陽五世祖同州府君而上種學績文代有聞人曾大父扈蹕南來受高皇帝特知遍歷三院徑躋中司泰禧之間大父從屬車外大父掌帝制朝野之故耳聞目接嵗編日紀可信不誣我先君博極羣書習聞臺閣舊事每對客語音吐洪暢纚纚不得休坐人傾聳敬嘆知為故家文獻也余齠侍膝下竊剽緒餘已有敘次意嘗疑某事與世俗之言

殊某事與國史之論異他日過庭質之先子出曾大父大父手澤數十大帙示之曰某事然也又出外大父目錄及諸老襍書示之曰某事與若祖所記同然也其世俗之言殊傳謏也國史之論異私意也小子識之又曰定哀多微詞有所辟也牛李有異議有所黨也愛憎一衰論議乃公國史凡幾修是非凡幾易而吾家乘不可刪也小子識之澥遭多故遺編鉅帙悉皆散亡老病日至忽忽漫不省憶為大恨閒居追念得一二於十百懼

復墜逸爲先人羞迺參之史傳諸書博以近聞脞說務求（一本無求字）事之實不計言之野也異時展余卷者噱曰野哉言乎子眞齊人也余對曰客知言哉余故齊欲不齊不可雖然余何言哉何言亦言也無所言也無所不言烏乎言客大笑吾因以名其書歷山周密公謹父書



齊東野語卷一

宋　周密　撰

孝宗聖政

昇陵天縱睿聖英武果斷古今之所鮮儷聖政彰彰者備載金匱玉牒之書嘗得以竊窺之矣其或一時史臣有所避忌采訪遺落失於紀載者不一而足茲以先世見聞及當時諸公之所記錄數事謹書于此庶乎美盛

德之形容備良史之采錄云帝嘗禁諸司官非時會合以其族談不脩職業故也李安國為郎官一日有薦衙士至部中同省因會集言命翼日御批問故同省窘甚咸欲飾辭自觧安國獨曰以實告其過小為欺其罪大因援魯肅簡市飲故事引咎以聞同省從之既而事寢不行越三日李遂除吏部侍郎　李處全嘗論匠監韓玉玉乃廟堂客也凡三疏而玉亦以處全請託私書為言上既重違臺論且以忌器遂令玉補外既而與祠而

玉留北闕作書投匭訴匠簿張權譖已檢院不敢納遂潛入闕伏闕投之上就書批云韓玉曾任卿監理當請共乃敢伏闕妄有陳訴鼓惑衆聽漸不可長可送潭州居住　女真使烏凌阿天錫到闕要上降榻問金主一本無主字起居贍軍酒官丁逢上書乞斬之即日引對遂極論前侍御李處全及故諫議大夫單時貪汚事即與改命入官陞擢差遣　舊法未經任人不許堂差時相欲示私恩則取部闕而堂除之上知其故遂令根刷姓名

進呈降旨云宰執當守法度以正百官梁克家違戾差過員數最多俟服闋日落職曾懷可降觀文殿學士

丁婁明之子常任明州倅以舊學之故力附曾覿其後魏王出一本無出字判明州尤昵近之既而入奏與之求貼職上批答云朕於吾子無所愛第爵祿天下之公器不可私也未幾臺臣論罷之

程泰之以天官兼經筵進講禹貢闕文疑義疏說甚詳且多引外國幽奥地理上頗厭之宣諭宰執云六經斷簡缺疑可也何必强為之

說且地理既非親歷雖聖賢有所不知朕殊不曉其說想其治銓曹亦如此也既而補外　庚子九月上宣諭宰執云已有（一本無有字）指揮閤門令今後常朝宰臣免宣名他朝會則否且云朕記得老蘇議論贊儀之臣呼名如胥吏非禮貌之意也　上一日與宰執言伯圭不甚教子各使之治生何以為清白之傳且其下尚有三弟若皆作郡則近地州郡皆自家占了何以用人莫若以高爵厚祿使之就閑可也趙丞相贊曰凡好事古所難

者盡出陛下之意臣等累無萬一可以補助後秀邸諸子弟悉歸班焉　辛丑六月臨安士人以不預補試羣詣臺諫宅陳詞臺諫畏其勢以好語諭之是夜集吏部侍郎鄭丙之門詬罵無禮或疑京尹王宣子怒丙激使然也鄭遂徙家避之次日入奏待罪乞去上已密知其故遂批出鄭丙無罪可待令臨安府將為首作閙人重作行遣既而宣子頗回護之上怒云設使鄭丙容私自當訟之朝廷安可無禮如此若不得為首人王佐亦當

坐罪且令宰執宣諭宣子越一日奏勘到作鬧士人府學生丁如植為首其次許斗權羅鼐御批並編管鄰州如植仍杖八十科斷　嘗秋旱上問執政禱雨於天地宗廟社稷合用牲否周益公奏止用酒脯幣帛上曰雲漢詩云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則是合用牲矣可更與禮官等考訂之　淳熙九年明堂大禮以曾覿為鹵簿使李彥頴頓遞使習儀之際曾以李為參預漫爾遜之居前李以五使有序毅然不敢當者久之在列悉以顧忌皆

不敢有所決擇太常寺禮直官某人者忽進曰參政宰執也觀瞻所繫開府之遜良是徑揖李以前時曾方有盛眷翌日入愬其事上黙然久之曰朕幾誤矣即日批出李彦頴改充鹵簿使伯圭充頓遞使禮直官某人特轉一官其改過不吝蓋如此云　淳熙中張説頗用事為都承旨一日奏欲置酒延衆侍從上許之且曰當致酒餚為汝助説拜謝退而約客客至期畢集獨兵部侍郎陳良祐不至説殊不平已而中使以上樽珍膳至説

為表謝因附奏臣嘗奉旨而後敢集客陳良祐獨不至是違聖意也既奏上忽顧小黄門言張說會未散否對曰彼既取旨名客當必卜夜乃命再賜説大喜復附奏臣再三速良祐迄不肯來夜漏將止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方盡歡聞之憮然而罷其用人也又如此　上聖孝出於天性居髙宗喪百日後尚食進素膳毀瘠特甚吳夫人者潛邸舊人也屢以過損為言上堅不從一日密諭尚食内侍云官家食素多時甚覺清

瘦汝輩可自作商量於是密令苑中以雞汁等雜之素饌中以進上食之覺異詢所以然内侍恐甚以實告上大怒即欲見之施行皇太后聞之亟過宫力觧之乃出吴夫人於外内侍等罷職有差

温泉寒火

邵康節曰世有温泉而無寒火昭德晁氏解云陰能順陽而陽不能順陰也水為火爨則沸而熟物火為水沃則滅矣晉紀瞻舉秀才陸機策之曰陰陽不調則大數

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能獨成今有温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白虎殿諸儒講論班固纂為白虎通五行篇亦曰有温水無寒火然今湯泉往往有之如驪山尉氏駱谷汝水黄山佛迹匡廬閩中等處皆表表在人耳目坡詩云自憐耳目隘未測陰陽故鬱攸火山烈臧沸湯泉注安能長魚鱉僅可燖狐兎朱氏晦菴詩云誰然丹黄燄爨此玉池水蓋或為温泉之下必有硫黄礬石故耳獨未見所謂寒火按西京雜記載董仲舒曰水極

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燄又抱朴子曰水主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燄又劉子從化篇曰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猶曰泉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蕭丘寒燄猶曰火熱熱者多也然則寒火亦有之矣特以耳目所未及故以為無耳

段干木

唐書宗室世系表敘云李耳字伯陽一字眀其後有李宗者魏封於段為干木大夫按史記眀之子宗為魏將

封於段干抱朴子亦云伯陽有子名宗仕魏有功封於
段干審此段干乃邑名耳然孟子有段干木列子有段
干生史記魏世家有段干子田敬仲世家有段干朋戰
國策有段干綸段干崇段干越人意者因邑以為姓故
木與朋綸與崇越人皆其名而子與生則男子之通稱
耳風俗通姓氏註以為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蓋戰國
時自有段規疑段與段干自別若如唐史之說則段干
木姓李名宗為魏將有功封於段干若如史遷葛洪之

言則段干木之賢魏侯所以師而敬之者恐別一人耳姑書其說以俟博識者訂之

表答用先世語

范文正公岳陽樓記有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後東坡行忠宣公辭免批答徑用此語云吾聞之乃烈考曰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卿將書之紳銘之盤盂以為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歟則今兹爰立之命乃所以

委重投艱而已又何辭乎其後忠宣上遺表亦用之云
葢嘗先天下之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
而微臣所以事君此又述批答之意亦前所未見也

蜜章密章

密章二字見晉書山濤等傳然其義殊不能深曉自唐
以來文士多用之近世若洪舜俞行喬行簡贈祖母制
亦云欲報食飴之德可稽制蜜之章蜜字皆從虫相傳
謂贈典既不刻印而以蠟為之蜜即蠟所以謂之蜜章

然劉禹錫為杜司徒謝追贈表云紫書忽降於九重密印加榮於五夜李國長神道碑云煌煌密章肅肅終言王崇述神道碑云沒代流慶密章下賁宋祁孫奭謚議云密章加等昭飾下泉又祭文云恤恩告第虢書密章密字乃並從山莫知其義為孰是豈古字可通用乎或他别有所出也

三蘇不取孔明

老泉權書强弱篇云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

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漢高帝所憂在項籍而先取九江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取籍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強最後取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亡宜也又論曰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取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　東坡論曰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

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孔明之所恃以勝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劉表之喪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乃治兵振旅為仁義之師長驅東嚮而欲天下嚮應蓋亦難矣 潁濱論曰劉備棄荆州而入蜀則非其地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紛之衝則非其將不忍忿忿之氣以攻人則是其器不足尚也其說

蓋用陳壽所謂應變將畧非其所長之語耳雖然孔明豈可少哉

詩用史論

劉貢父詠史詩云自古邊功緣底事多因嬖倖欲封侯不如直與黄金印惜取沙場萬髑髏其意葢指當時王韶李憲輩耳而其説則出於温公論李廣利曰武帝欲侯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其意以為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生

死繫焉茍為不擇賢愚欲徼倖咫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愛不若無功而侯之為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臣曰過矣蓋全用之然胡明仲論留侯則云善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强聒不後事而失機不問則不言有言則必當其可故聽之易而用不難也評者曰漢業存亡在俯仰間而留侯於此每從容焉諸侯失固陵之期始分信越之地複道見沙中之聚始言雍齒之侯善言子房矣此

論全用荊公詩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圓雍齒封此則史論用詩也近世劉潛夫詩云身屬嫖姚性命輕君看一議尚貪生無因喚取談兵者來此橋邊聽哭聲而東坡諫用兵之疏云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矣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塗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

必不得而聞也其意亦出此馮必大詩云亭長何曾識帝王入關便解約三章只消一句清凉水冷却秦鍋百沸湯亦用黄公度漢高祖論曰傷弓之鳥驚曲木挽萬石之弓以射之寧無所懼奔渴之牛急濁泥飲以清冷之水寧無所喜項驚天下以弓而帝飲天下以水葉紹翁詩云殿號長秋花寂寂臺名思子草茫茫尚無人世團圞樂枉認蓬萊作帝鄉亦出於林少頴武帝論云武帝好長生不死之術聚方士於京師由是禱祠之俗興

以成巫蠱之禍陽邑朱昌二公主俱以此誅而皇后太子亦皆不免其始也欲求長生不死之術而不可得徒使敗亡之禍横及骨肉可笑也錢舜選詩云項羽天資自不仁那堪亞父作謀臣鴻門若遂樽前計又一商君又一秦亦祖陳傅良之論羽云羽之戮子嬰弑義帝斬彭生坑秦二十萬衆亞父獨不當試曉之邪使楚果亡漢則羽又一秦增又一商鞅也此類甚多不暇枚舉豈所謂脫胎者耶

漢租最輕

自井田之法廢賦名日繁民幾不聊生余嘗夷攷在昔獨兩漢為最輕非惟後世不可及雖三代亦所不及焉自高惠以來十五稅一文帝再行賜半租之令二年十二年至十三年乃盡除而不收景帝元年亦嘗賜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稅一即所謂半租耳葢先是十五稅一則三十合征其二今乃止稅其一乃所謂半租之制也自是之後守之不易故光武詔曰頃者師旅未解故

行什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三十稅一如舊制是知三十稅一漢家經常之制也以武帝南征北伐東巡西幸奢靡無度大司農告竭當時言利者析秋毫至於賣爵更幣算車船租六畜告緡均輸鹽鐵榷酤凡可以佐用者一孔不遺獨於田租不敢增益雖至季世此意未泯田有災害吏趣其租于定國以是報罷用度不足奏請增賦翟方進以是受責重之以災傷免租始元二本始三建始元元康二初元元鴻嘉四初郡無稅食貨志行軍勞苦者給復高二年陂

湖園池假貧者勿租賦（初元元年）又至於即位免祥瑞免行幸免（文帝三武帝元封元四年五年永始四天漢三宣帝神爵元元帝初元四）民貲不滿三萬免（平帝元始二年）而逋租之民又時貸焉何與民之多耶此三代而下享國所以獨久者蓋有以也

真西山

真文忠公建寧府浦城縣人起自白屋先是有道人於山間結菴煉丹將成忽一日入定語童子曰我去後或十日五日即還謹勿輕動我屋子後數日忽有扣門者

童子語以師出未還其人曰我知汝師久矣今已為冥
司所錄不可歸留之無益徒臭腐耳童子村朴不悟為
魔遂舉而焚之道者旋歸已無及繞菴呼號云我在何
處如此月餘不絕聲鄉落為之不安適有老僧聞其說
厲聲答之曰你說尋我你却是誰於是其聲乃絕時真
母方娠忽見道者入室遂產西山幼穎悟絕人家貧無
從得書往往假之他人及剽學里儒為舉子業未幾登
第初任為延平郡掾時倪文節喜獎借後進且知其才

意欲以詞科衣鉢傳之每假以私淑之文輒一二日即歸若手未觸者文節殊不平曰老夫固不學然賢者亦何所見遽不觀耶西山悚然對曰先生善誘後學何敢自棄其書皆嘗竊觀特不敢久留耳文節漫扣一二皆能成誦文節始大驚喜於是與之延譽於朝而繼中詞科遂為世儒宗焉

書史載箕子比干不同

書微子篇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孔註父師

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史記殷紀乃云紂
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
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强諫紂剖比干心箕子懼
乃佯狂為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器奔
周周紀又云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强抱其樂
器奔周又宋世家微子數諫紂弗聽欲死之及去未能
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箕子披髮佯狂為奴比干諫紂
剖其心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註但云時比干已

死而云少師者似誤盖三處皆以太師少師非箕子比干獨周紀明言太師名疵少師名彊漢古今人物表亦有太師疵少師彊殊與孔註不合然二子同武帝時人何以見異而言不同歟及蘇子由作古史乃用安國之說劉道原作通鑑外紀則又從史記之言二公必各有所見故耳

梓人掄材

梓人掄材往往截長為短斵大為小畧無顧惜之意心

每惡之因觀建隆遺事載太祖時以寢殿梁損須大木換易三司奏聞恐他木不堪乞以模枋一條截用（模枋者以人立木之兩傍但可以手模不可得見其大可知）上批曰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別尋進來於是止嘉祐中修三司勑內一項云敢以大截小長截短並以違制論即此勑也大哉王言豈區區斬一木哉是亦用人之術耳元豐中趙伯山為將作監太后出金帛建上清儲祥宮內侍陳衍主其役請輟將作鎮庫模枋截充殿梁伯山執不與且援引建隆詔旨

帷大慶文德殿換梁方許用乃已邵氏聞見錄乃以為晉邸内臣奏請且文其辭云破大為小何若斬汝之頭乎失其實矣

林復

林復字端陽括蒼人學問材具皆有過人者特險隘忍酷略不容物紹興中為臨安推官有告監文思院常良孫贓墨事朝廷下之臨安獄久不得其情上意謂京尹左右之尹不自安復乃挺身白尹乞任其事訖就煅煉

成罪當流海外因寓客舶以往中途遇盜無以應其求
盜取常手足釘著兩船舷船開分其屍為二焉林竟以
勞改官不數年為郎出知惠州時常有姻家當得郡憤
其寃欲報之遂力請繼其後林弗知也既知惠適有訴
林在郡日以酖殺人具有其實御史徐安國亦按其家
有僭擬等物於是有旨令大理丞陳樸追逮隨所至置
獄鞫問及至潮陽遇諸道間搜其行李得朱椅黃帷等
物葢林好祠醮所用者乃就鞫於僧寺中林知必不免

願一見家人訣别既入室亟探囊中藥投酒中飲之有頃流血滿地家人號泣使者入視則仰藥死矣因具以復命然其所服乃草烏末及他一草藥耳至三日乃甦即亡命入廣其家以空柩歸葬始就逮時僮僕烏散行囊旁午道中大姓潘氏者為收斂歸之了無所失其家與之音問相聞者累年至嘉定末始絶竟佚其罰云此陳造周士所記得之括醫吳嗣英甚詳夷堅志亦為所罔以為真死殊可笑也

汪端明

汪聖錫應辰端明本玉山縣弓手子喻樗子材爲尉嘗授諸子學有兵在側言其兒頗知讀書可使侍筆硯呼視之狀貌偉然不類常兒問能屬對否曰能曰馬蹄踏破青青草應聲曰龍爪拏開白白雲喻大驚曰他日必爲偉器留授之學且許妻以子後從張橫浦游學益進年十八魁天下天資强敏記問絶人其帥福州吏聞其名欲嘗之始謁廟有傴持牒立道左命取視之累千百

言皆枝贅不根即好諭曰事不可行也嘔呼曰乞詳狀公笑曰爾謂吾不詳耶駐車還其牒誦之不差一字吏民以為神相戒不敢犯公以忠言直道受知壽皇自蜀還為天官兼學士嚮柄用矣近習多不悅之朝夕伺間一日内宿名對天顔甚喜曰欲與卿款語方命坐賜茶汪奏臣適有白事上欣然問何事時德壽宮建房廊於市廛董役者不識事體凡門闔輒題德壽宮字下至委巷廁溷皆然汪以為非所以示四方袖出劄子極言之

且謂陛下方以天下養有司無狀褻慢如此天下後世將以陛下為薄於奉親而使之規規然營間架之利為聖孝之累不小上事德壽謹汪言頗過激聞之變色曰朕雖不孝殆未至是汪曰臣愛陛下切至不欲使陛下負此名故及此上終不懌奏畢請退上領之不復賜坐自是眷顧頗衰會德壽宫市蜀燈籠錦詔求之不獲他日上詣宫言其故太上曰比已得之上問所從來曰汪應辰家物也上還即詔應辰與郡蓋近習揣上意因事

中傷一作之君臣之際難哉

張定叟失出

建康漂陽市民同日殺人皆繫獄獄具以囚上府亦同日就道二囚時相與語監者不虞也夕宿郵舍甲謂乙曰吾二人事已至此死固其分顧事適同日計亦有可為者我有老母貧不能自活君到府第稱冤悉以諉我我當兼任之等死耳幸而脫君家素温為我養母終其身則吾死為不徒死矣乙欣然許之時張定叟以尚書

知府事號稱嚴明囚既至皆呼使前問之及乙則曰某實不殺某人殺之者亦甲也張駭異使竟其說曰甲已殺某人既逸出其家不知為甲所殺也平日與某有隙遂以聞於官已而甲又殺某人乃就捕某非不自明官闇而吏賕故寃不得直也張以問甲甲對如乙言立破械縱之一縣大驚甲既論死官吏皆坐失入抵罪而張終不悟甚哉獄之難明也

放翁鍾情前室

陸務觀初娶唐氏閎之女也於其母夫人為姑姪伉儷相得而弗獲於其姑既出而未忍絶之則為別館時時往焉姑知而掩之雖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隱竟絶之亦人倫之變也唐後改適同郡宗子士程嘗以春日出游相遇於禹跡寺南之沈氏園唐以語趙遣致酒餚翁悵然久之為賦釵頭鳳一詞題園壁間云紅酥手黄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

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實紹興乙亥歲也翁居鑒湖之三山晚歲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勝情嘗賦二絶云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柳老不飛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悵然又云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無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蓋慶元己未歲也未久唐氏死至紹熙壬子歲復有詩序云禹跡寺南有沈氏小園四十年前嘗題小詞一闋壁間偶復一到而園已三易主讀之悵然詩云楓葉初丹槲葉

黄河陽愁鬢怯新霜林亭感舊空回首泉路憑誰説斷腸壞壁題詞塵漠漠斷雲幽夢事茫茫年來妄念消除盡回向蒲龕一炷香又至開禧乙丑歲暮夜夢遊沈氏園又兩絶句云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園裏更傷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綠蘸寺橋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見梅花不見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猶鎖壁間塵沈園後屬許氏又為汪之道宅云

齊東野語卷一

齊東野語卷二

宋 周密 撰

張魏公三戰本末略

富平之戰

建炎三年五月以張浚為川陜宣撫處置使許便宜黜陟初上問大計浚請身任西事置司秦州别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吕頤浩扈蹕來武昌從以張俊劉光

世以相首尾浚發行在王彥統八字軍從之浚以御營司提舉事務曲端屢挫敵欲仗其威聲乃承制拜為威武大將軍本司都統制浚抵秦州置司節制五路諸帥四年春金將羅索破陜州李彥仙死之既而與其副薩里罕及哈芬等入邠州曲端拒之兩戰皆捷至白店原金引衆來犯又為端所敗既而金勢復振獻策者多以擊敵為便浚於是欲謀大舉名端問之端曰平原易野敵便於衝突而我師未習戰須教士數年然後可以大

舉復謀之吳玠玠以宜守要害以待其弊然後可以徐圖浚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為是爾浚以端沮大議意已不平而王庶與端有龍坊之憾因譖之曰端有反心久矣盍早圖之浚乃罷端兵柄遷之秦州獄其部將張中孚李彥琪並諸州羈管時陝西軍民皆恃端為命及為庶譖無罪而貶軍情大不悅

西事記云張浚之至陝西易置諸路帥臣權勢震赫是時五路未破士馬强盛加以西蜀之富而貸

其賦五年金銀糧帛之資不絕於道所在山積浚為人忠有餘而才不足雖有志而昧於用人短於用兵曲端心常少浚故奪其兵廢之西人為之失望

浚於是決策治兵移檄河東問罪烏珠聞變自京西星馳至陜右與羅索等會而浚亦合五路兵四十萬馬七萬會戰於耀州以熙河經略劉錫為都統制與涇原經略劉錡秦鳳經略孫渥環慶經略趙哲各帥所部兵以

從吴玠郭浩極言敵鋒方銳且當分守其地犄角相援
待其弊乃可乘浚不從軍行至富平縣吴玠曰兵以利
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也將戰乃詐立前軍都統曲
端旗以懼敵羅索曰聞曲將軍已得罪必紿我也遂擁
兵驟至直擊環慶軍趙哲離所部未至哲軍遂驚遁而
諸軍悉從之大潰陜西為之大震浚聞軍潰自邠州退
保河池縣又退保興州遂歸罪趙哲斬之責劉錫合州
安置陜西兵皆散歸本路玠收秦鳳餘兵閉大散關闗

師古收涇原餘兵保岷鞏孫渥收涇原餘兵於階成鳳三州未幾大散關復不守浚時止有親兵千餘人又退保閬州或建策徙治夔州劉子羽以為不可遂檄吴玠郭浩據和尚原而敵復至於是下令徙治潼川一本州字軍士皆憤取其榜裂之乃止

西事記云張浚之戰於富平也金人初亦畏之而浚鋭於進取幕下之士多蜀人南人不練軍事欲亟決勝負於一舉以至於敗遂走興元又走閬中

陝西諸郡不殘於金人者亦皆為潰兵所破矣
既而張中孚李彥琪趙彬相繼降金遂犯秦州又犯熙河又圍慶州於是五路悉陷浚以三人皆曲端心腹疑端必知其情王庶復譖端不已時西人多上書為端訴寃者浚益忌其得衆心乃殺之於秦州獄時人莫不寃之軍情於是益沮矣紹興元年浚以關陝失律上章待罪朝野無敢言其事者至四年二月浚還朝侍御史辛炳始言浚被命宣撫輕失五路坐困四川用劉子羽輩

小人而無辜殺曲端趙哲以至設祕閣以崇儒擬上方以鑄印及既敗之後被名不肯出蜀等罪遂罷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尋又詔落職福州居住

秀水閒居錄云魏公出使陝蜀便宜除官至節度使雜學士權出人主右竭蜀之財悉陝之兵凡三十萬餘與敵角一戰盡覆用其屬劉子羽謀歸罪其將趙哲曲端並誅之將士由是怒怨俱叛浚僅以身免奔還閬中關陝之陷自此始至今言敗績

之大者必曰富平之役追還薄譴俾居福州而已其後川陝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乃分陝蜀之地責守於諸將自秦鳳至洋州命吳玠主之屯和尚原金房至巴達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武都既而師古戰敗降賊自此遂失洮岷之地獨存階成而已

淮西之變

紹興七年三月浚奏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罷為少

師萬壽觀使以其兵隸都督府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往廬州節制且以王德為都統制酈瓊副之瓊與靳賽皆故羣盜與王德素不相能德威聲素著軍中號為王夜义都承旨張宗元深以為不可謂浚曰瓊等畏德如虎今乃使臨其上是速其叛也浚不謂然復謀之岳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制而命呂祉為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使握之在上勢所必爭呂尚書雖通才然書生不習軍事恐不

足以服之浚曰張宣撫何如飛曰暴而寡謀且瓊之素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耳飛曰沂中視德等耳豈能馭之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為念哉即日乞解兵柄持餘服而浚詭行之瓊輩懼不敢喘及德視事教場諸將執撾用軍禮謁拜瓊登而言曰尋常伏事太尉不周今日乞做一牀錦被遮蓋德素獷勇自任竟不解出一語慰撫之遂索馬去於是瓊輩愈懼相與連銜上章乞回

避之張宗元知其事復語浚曰業已爾今獨有終任德或可以鎮不然變且生矣浚不以為然遂奏名德還以張俊為淮西宣撫使駐盱眙楊沂中為淮西制置使劉錡副之並駐廬州且命酈瓊以所部兵赴行在意將以奪其軍而誅之宗元聽制於文德殿下語人曰是速瓊等叛耳會祉復密奏罷瓊兵柄書吏朱照漏語於瓊於是叛謀始決及金字牌飛報呂方坐廳事聞有大聲如髇箭辟歷自戟門隨牌而至啓視之乃三使除書也呂

拍案歎曰麗涓死此樹下即時亂作遂縛呂祉及殺中軍統制張景鈐轄喬仲福劉永衡前知廬州趙康直釋知廬州趙不羣以其所部七萬人悉叛歸劉豫至淮岸遂殺祉及康直釋不羣使還浚乃亟遣張宗元使招之已不及矣浚遂上章引咎臺臣交章論列謂浚輕而寡謀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不足以用衆而專任其數若喜而怒若怒而喜雖本無疑貳者皆使之有疑貳之心予而陰奪奪而陰予雖本無怨望者

皆使之有怨望之意無事則張威恃勢使上下有睽隔之情有急則甘言美辭使將士有輕侮之意鄜瓊以此懷疑以數萬衆叛去然浚平日視民如草菅用財如糞土竭民膏血而用之軍中者曾何補哉陛下尚欲觀其後效臣謂浚之才止如是而已時司諫王縉則以罪在劉光世參政張守期為力求末減都官郎官趙令裕一本衿字則乞留浚陳公輔則謂不可因將帥而罷宰相於是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觀其後言者不已遂詔落

職既而御批張浚散官安置嶺表趙鼎力捄解之改秘
書少監分司西京且為出言官於外
退朝錄曰紹興二十年浚復上疏論邊事高宗謂
湯丞相云張浚用兵不獨朕知之天下皆知之如
富平之敗淮西之師其效可見矣今復論兵極為
生事於是復有永州之命
揮麈錄云淮西軍叛後馮檝啓上曰如張浚者當
再以戎機付之庶收後效高宗正色曰朕寧至覆

國不用此人矣遂終高宗朝不復再用

符離之師

孝宗隆興元年正月以張浚為樞密使仍都督江淮軍馬五月兼都督荆襄浚既入見屢奏欲先取山東時顯官名士如王大寳胡銓王十朋汪應辰陳良翰等皆䰟公門人交賛其謀左僕射史浩獨不以為然曰宿師於外守備先虛我能出兵山東以牽制川陜彼獨不能警動两淮荆襄以觧山東之急邪惟當固守要害為不可

勝之計必俟兩淮無致敵之慮然後可前若乃順諸將之虛勇收無用之空城寇去則論賞於朝寇至則僅保山寨顧何益乎繼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亦奏乞引兵進取浩曰二將輒自乞戰豈督府命令有不行邪督府準遣李椿以書遺浚子栻曰復讐討賊天下之大義也然必正名定分養威觀釁而後可圖今議不出於督府而出於諸將則已為輿尸之凶矣況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

節制未允議論不定彼逸我勞雖或有獲得地不守未足多也武鋒軍都統制陳敏曰盛夏興師恐非其時兼聞金重兵皆在大梁必有嚴備萬一深入我客彼主千里爭力人疲馬倦勞逸既異勝負之勢先形矣願少緩之浚皆不聽韓元吉以長書投浚言和戰守三事略云和固下策然今日之和與前日之和異至於決戰夫豈易言今舊兵憊而未蘇新兵弱而未練所恃者一二大將大將之權謀智略既不外見有前敗於尉橋矣有近

衂於順昌矣況渡淮而北千里而攻人哉非韓信樂毅不可也若是則守且有餘然彼復來攻何得不戰戰而勝也江淮可守戰而不勝江淮固在其誰守之故愚願朝廷以和為疑之之策以守為自强之計以戰為後日之圖自海陵之隕彼嘗先遣使於我矣又一再遺我書矣其信其詐固未可知而在我亦當以信與詐之間待之蓋未有敵人欲息兵而中國反欲用兵者云云參贊軍事唐文若陳俊卿皆以為不若養威觀釁俟萬全而

後動亦不從遂乞即日降詔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浩曰古人不以患遺君父必俟乘輿臨江而後成功則安用都督哉上以問浩浩陳三説云若下詔親征則無故招致敵兵寇邊何以應之若廵邊犒師則德壽去年一出州縣供億重費之外朝廷自用緡錢千四百萬今何以繼若曰移蹕欲奉德壽以行則未有行宫若陛下自行萬一金有一騎衝突行都騷動何以處之孝宗大悟謂浚曰都督先往行邊俟有功緒朕亦不憚一行浚

怒曰陛下當以馬上成功豈可懷安以失事機及退朝

浩謂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而圖僥倖主

上承二百年基業之託漢高祖起於亭長敗亡之餘烏

可比哉彞復論辨於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

必起而取之浩曰中原必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

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而為內應

浩曰勝廣能以鉏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

矣若有豪傑而不能起則是金猶有法制維持之未可

以遽取也今不思將貽後悔又上疏力諫曰靖康之禍忠臣孝子孰不痛心疾首思欲舉兵復仇以雪大恥恭想宸衷寢膳不忘然邇安可以服遠若大臣未附百姓不信而遽為此舉安保其必勝乎茍戰而捷則一舉而空朔庭豈不快吾所欲若其不捷則重辱社稷以資外侮陛下能安於九重乎上皇能安於天下之養乎此臣所以食不甘味而寢不安席也浚老臣慮宜及此而溺於幕下新進之謀眩於北人誑惑之說是以有請耳德

壽豈無報復之心時張韓劉岳各擁大兵皆西北戰士燕薊良馬然與之角勝負於五六十載之間猶不能復尺寸之地今欲以李顯忠之輕率卻宏淵之寡謀而欲取勝不亦難哉惟當練士卒備器械固邊圉蓄財賦寬民力十年而後用之則進有闢國復讐之功退無勞師費財之患此臣素志天下大計也既而督府乏用欲取之民浩曰未施德於民遽重征之恐敵未必滅民貧先自為盜必欲取民臣當丐退上為給虛告五百道且以

一年歲幣銀二十五萬兩添給軍費浩復從容為浚言
兵少而不精二將不可恃且今二十萬人留屯江淮者
幾何曰十萬復為計其守舟運糧之人則各二萬則戰
卒纔六萬耳彼其畏是哉況淄青齊鄆等郡雖盡克復
亦未傷彼彼或以重兵犯兩淮荆襄為之牽制則江上
危如累卵矣都督於是在山東乎在江上乎如此詰難
者凡五日又委曲勸之曰平日願執鞭而不可得幸同
事任而數數議論不同不惟為社稷生靈計亦為相公

計明公以大讐未復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勢而遽為之是徒慕復讐之名耳誠欲建立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為不可勝之計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當如何哉浚曰丞相之言是也雖然浚老矣浩曰晉滅吳杜征南之功也而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規模出於祐也明公能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功是亦明公之功何必身為之浚默然明日內引浚奏曰史浩意不可回也恐失機會惟陛

下英斷於是不由三省密院徑檄諸將出師矣德壽知之謂壽皇曰毋信張浚虛名將來必誤大計他專把國家名器財物做人情耳已而浩於省中忽得宏淵等遵稟出軍狀始知其故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得與聞則焉用彼相哉浩遂力請罷歸乃出知紹興府臨辭復曰願陛下審度事勢若一失之後恐終不得復望中原矣浚至揚州合江淮兵八萬人實可用者六萬分隸諸將號二十萬以李顯忠為淮東招撫使

出定遠宏淵為副使出盱眙浚自渡淮視師顯忠復靈
壁縣敗蕭琦宏淵至虹縣金拒之會顯忠亦至遂復虹
縣知泗州蒲察徒穆同知大周仁並降二將遂乘勝進
克宿州捷奏顯忠進開府儀同三司淮南京畿京東河
北招討使宏淵進檢校少保寧遠軍節度使招討副使是
時顯忠名出宏淵右時符離府軍中尚有金三千餘兩
銀四萬餘兩絹一萬二千匹錢五萬緡米豆共糧六萬
餘石布袋十七萬條衣絛棗羊粆各一庫酒三庫乃縱

親信部曲恣其搬取所餘者始以犒軍人三兵共一緡士卒怨怒曰得宿州賞三百得南京須得四百既而復出戰悉棄錢溝壑由是軍情憤詈人無鬬志浚乃移書令宏淵聽顯忠節制宏淵不悅已而復令顯忠宏淵同節制於是悉無體統矣孝宗聞之手書與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以盛夏人疲急名李顯忠等還師未達間忽報金人副元帥赫舍哩志寧大軍且至遇夜軍馬未整中軍統制周宏先率軍逃歸繼逃

歸者宏淵之子世雄統制左士淵二將皆不能制於是
顯忠宏淵大軍并丁夫等十三萬衆一夕大潰器甲資
糧委棄殆盡士卒皆奮空拳掉臂南奔蹂踐飢困而死
者不可勝計二將逃竄莫知所在浚時在盱眙去宿尚
四百里傳言金且至遂亟渡淮入泗州已而復退維揚
窘懼無策遂解所佩魚假添差太平州通判張蘊古為
朝議大夫令使金求和僚吏力止之以為不可乃奏乞
致仕又乞遣使求和孝宗怒曰方敗而求和是何舉措

於是下詔罪已有云朕明不足以見萬里之情智不足以擇三軍之帥號令既乖進退失律又云素服而哭殽陵之師敢廢穆公之誓嘗膽而雪會稽之恥當懷句踐之圖張浚降特進江淮東西路宣撫使官屬各奪二官邵宏淵降五官又責靖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李顯忠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筠州安置又再責萊州團練使潭州安置棄軍諸將遞降貶竄有差既而置宣撫司便宜行事未幾復以浚都督江淮軍馬既而又復入為

右僕射仍領都督二年三月復詔浚淮上視師浚復謀大舉上不從四月名還罷江淮都督府浚亦罷相及和議將成浚堅持以為不可湯思退乃白上以張搵古求和事由是浚議遂絀既而金赫舍哩志寧遣書議和有云乃者出師詭道襲我靈壁虹縣以十餘萬竊取二小邑主將氣盈率衆直抵符離師府以應兵進討憑仗天威以全制勝所殺過當餘衆潰去計其得喪孰少孰多若以符離之役尚為兵少致敗則請空國之衆以迎我

師云云是歲八月浚薨

趙鼎傳云鼎再相已逾月或以未有施設為言鼎謂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日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張德遠非不欲有所為其效可見亦足以戒矣時議回臨安鼎奏恐回蹕之後中外謂朝廷無恢復之意上曰張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國用何嘗得尺寸地此論不足恤也

劉氏日記云孝宗初立張魏公用事獨付以恢復

之任公當之不辭朝廷莫敢違魏公素輕銳是時皆以必敗待之特不敢言耳及辟查籥馮方為屬此二人尤輕銳朝廷患之遂以陳俊卿唐文若參其軍事蓋此二人厚重詳審故耳周益公時為中書舍人文若來別益公握文若手使戒魏公不可輕舉後魏公知之極憾益公然卒以輕舉敗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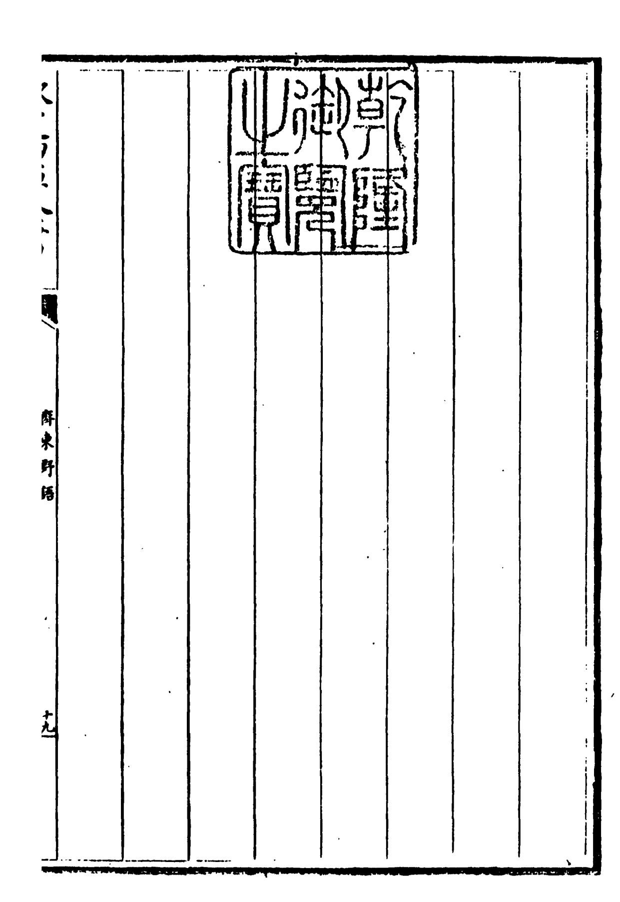
何氏備史云張魏公素輕銳好名士之稍有虛名者無不牢籠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閑士之好功

名富貴者無不趨其門且其子南軒以道學倡名父子為當時宗主在朝顯官皆其門人悉自詭為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則目之為小人紹興元年合關陜五路兵三十餘萬一旦盡覆朝廷無一人敢言其罪直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亦不過落職福州居住而已淮西酈瓊之叛是時公論沸騰言路不得已遂疏其罪既而併逐言者於外及符離之敗國家平日所積兵財掃地無餘反以殺傷相等為

辭行賞轉官無虛日隆興初年大政事莫如符離之事而實錄時政記並無一字及之公論安在哉使魏公未死和議必不成其禍將有不可勝言者矣

澗上閒談云近世脩史本之實錄時政記等參之諸家傳記野史及銘誌行狀之類野史各有私好惡固難盡信若誌狀則全是本家子孫門人掩惡溢美之辭又可盡信乎與其取誌狀之虛言反不

若取野史傳記之或可信者耳且以近脩四朝史言之如張魏公列傳所書嘉禾刺客乃是附會雜史張元遣刺韓忠獻事又載遣蠟書疑酈瓊之語亦是潘遠紀聞岳武穆秦州叛卒事至云符離軍潰公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學雖亦取萊公紀事中意然方當大軍悉潰亦安在其為心學哉其說皆淺近易見乃略不審其是非登之信史傳之千萬世可乎



乾隆御覽之寶

齊東野語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齊東野語卷三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李數文

齊東野語卷三

宋 周密 撰

紹熙内禪

紹熙二年辛亥十一月壬申光宗初祀圜丘先是貴妃黄氏有寵慈懿李后妬之至是上宿齋宫乘間殺之以暴卒聞上不勝駭憤及行禮值大風雨黄壇燈燭盡滅不成禮而罷上以為獲罪於天且憚壽皇譴怒憂懼不

寧遂得心疾歸卧青城殿壽皇知其事輕輿徑至幄殿欲慰勉之直上寐戒左右使勿言既寤小黄門奏知壽皇在此上矍然驚起下榻叩頭請罪壽皇再三開諭終不懌自是喜怒不常不復視朝矣至三年二月疾稍平詣重華宫起居四年九月重陽節以疾不過宫宰執侍從兩省百僚及諸生皆有疏乞過宫甲申上將朝重華百官班立以俟上已出至御屏李后挽上回曰天色冷官家且進一杯酒百僚侍衛皆失色時陳傅良為中書

舍人遂趨上引裾請毋再入隨上至御屏後李后叱之曰這裏甚去處你秀才們要斫了驢頭傅良遂大慟於殿下李后遣人問曰此是何禮傅良對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隨之后益怒遂傳旨已降過宫指揮更不施行於是臣僚士庶紛紛之議競起矣十月會慶節工部尚書趙彦逾等上䟽重華乞會慶聖節先期諭旨勿免過宫壽皇御筆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所有卿等奏劄已令進御前矣庚申詔過宫又不果出至戊寅上

始朝重華都人皆大喜先是丞相留正以論姜特立待罪范村凡一百四十日至此方召還五年正月壽皇始不豫上以疾不能問安嘗藥臣僚劾内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以離間兩宫請罷逐及壽皇疾甚留正請上侍疾挽裾隨至福寧殿泣而出既而宰執以所請不從乞出光宗傳旨令宰執盡出於是俱至浙江亭待罪知閤韓侂胄奏請自往宣押入城於是宰執入各還第國史趙汝愚傳云孝宗令嗣秀王傳意令宰執復入非實復請過宫許之至期過午有旨

放仗當是時諸公引裾慟哭朝士日相聚於道宮佛寺
集議百司皂隸造謗譌傳學舍草茅爭相伏闕劉過改
之一書至有生靈塗炭社稷丘墟之語且有詩云從教
血染長安市一枕清風卧釣磯擾擾紛紛無所不至大
抵當時執政無承平諸公識度不能以上疾狀昭示天
下鎮靜浮言而朝紳學士率多賣直釣名之人遂使上
蒙疑負謗日甚一日至六月九日戊戌壽皇崩於重華
殿本宮提舉闕禮等詣宰執第告上大漸丞相留正樞

密趙汝愚參政陳騤同知余端禮力請過宫俟至晚又不果出先是孝宗未服藥黄裳等甞請過宫以笏攔光宗云壽皇已服藥矣便請陛下升輦已而無它至是亦以爲妄不復信十三日壽皇大殮車駕不至無與成服人情憂懼留正等遂奏請憲聖代行祭奠之禮以安人心往反數四始得太皇聖旨皇帝以疾聽就内中成服太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宰相百官就重華宫成服正等遂遵行之然中外人情洶洶以禍在旦夕近習富室

競輦金帛藏匿村落而朝士中如項安世等遁去者數人如李詳等搬家歸鄉者甚衆侍從至欲相率出城於是留正等連疏乞立太子以重國本二十四日晚御批云甚好次日宰執擬立太子指揮進入御筆批依付學士院降詔是晚又御批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正見之懼以為初正請立太子今乃有退閑之語何邪會次日朝臨仆於殿庭傷足正疑為不祥先是正嘗從善軏革者問命有兎伏草雞自焚之象及此謂所知曰上卯

生我酉生前語驗矣遂力請罷免出城俟命工部尚書趙彦逾時為山陵按行使臨欲渡江因别汝愚曰近事危急如此知院乃同姓之卿豈容坐視當思捄之之策可也汝愚黙然久之曰今有何策事急時持刀去朝天門叫幾聲自割殺耳彦逾曰與其如此死不若如是死且云聞上有御筆八字果否汝愚曰留丞相丁寧莫說今事急矣與尚書說亦不妨彦逾曰既有此御筆何以不便立嘉王汝愚驚曰向嘗有立儲之請尚恐上怒此事

誰敢擅當且看慈福壽成兩宮之意如何彥逾曰留丞相以足跌求去天付此一段事業與知院豈可持疑禫祭在近便可舉行汝愚曰此是大事恐未易倉卒亦須擇一好日遂取官歷檢視適是日甲子吉彥逾曰帝王即位即是好日兼官歷又吉何疑事不容緩宜亟行之亦順事也因勸與殿帥郭杲同議汝愚遂遣范仲壬及詹體仁諭意杲皆不答汝愚大恐彥逾曰其嘗有德於杲遂馳告之曰近日外議洶洶一作澒洞太尉知否杲曰然

則奈何彥逾遂以内禪事語之曰某與趙樞密第能謀之耳太尉為國虎臣此事全在太尉某猶未語彥逾曰太尉所慮者百口之家耳今某盡誠以告太尉不答豈太尉别有謀乎某矍然而起曰敢不效使令遂與區處發軍坐甲等事還報汝愚議遂定乃謀可白事於慈福宫者始擬吴琚琚憲聖姪也琚辭或云已白憲聖不許繼用吴環環亦辭於是令徐誼葉適因閤門蔡必勝諭意於知閤門事韓侂胄侂胄母憲聖女弟也其妻又憲

聖女姪最為親近佤胄慨然曰某世受國恩託在肺腑
願得效力於是往見慈福宮提舉張宗尹曰事勢如此
我輩死無日矣宗尹曰今當如何遂告以内禪事且云
須得太皇主張方可宗尹遂許為奏知次日未報佤胄
懼遂親往慈福宮適值憲聖感風不出佤胄益窘立殿
廡垂涕重華宮提舉關禮適至邀問之佤胄不敢言因
指天為誓佤胄遂具述其事禮曰即當奏知少俟可也
禮入見垂涕憲聖問曰汝有何苦曰小臣無事天下可

憂耳憲聖蹙頞不言禮曰聖人讀萬卷書曾見有如此時節可保無虞否憲聖曰此豈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丞相已去所賴二三執政旦夕亦且去矣中外將誰賴乎言與淚俱憲聖驚曰事將奈何禮曰今宰執令韓侂胄在外欲奏内禪事望聖人三思早定大計憲聖不語久之曰我前日略曾見吳琚說來若事順須是做教好且許來早於梓宫前垂簾引執政面對禮遂傳旨侂胄侂胄乃復命於汝愚始往報陳騤余端禮及郭杲

弁步帥閤仲闕禮使其姻黨閤門舍人傅昌朝密製黄袍先是嘉王數日謁告執政諭宮僚彭龜年等曰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入七月四日甲子禫祭羣臣入王亦入執政率百僚詣大行前奏請太皇頊之垂簾有旨令韓侂胄同執政奏事汝愚等再拜詣簾前奏曰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臣等累入劄乞立皇子嘉王為皇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甚好繼又批歷事歲久念欲退閑取太皇太后旨處分憲聖曰皇帝既有御筆相公自當

奉行汝愚等奏曰此事甚大須降一指揮方可憲聖曰好好汝愚遂袖出所擬指揮以進曰皇帝以疾未能執喪曾有御筆自欲退閒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憲聖覽訖曰甚好汝愚等再拜奏曰凡事全望太皇太后主張憲聖首肯遂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壽康宮以任其責遂名至簾前面付之汝愚即几筵殿前宣布聖旨及詔書訖閤禮張宗尹扶掖太子入簾太皇面諭再三太子固辭曰恐負不

孝之罪俯伏涕泣太皇命侂胄入簾授以黃袍令扶嗣
君往即皇帝位闕禮張宗尹共掖嗣君至素幄傳太皇
聖旨令汝愚等勸請汝愚等奏曰天子當以安社稷定
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於何地
尚得為孝乎衆扶上披黃袍上猶却立衆扶上就座汝
愚等率百官再拜皇帝立受汝愚等遂傳宣殿帥郭杲
閤仲同韓侂胄一班起居內侍扶導上詣太皇簾前行謝
禮次詣梓宮前行禫祭禮禮畢御史臺閤門集百官禁

衛立班起居翌日佐冑侍上詣光宗問起居光宗問是誰佐冑對曰嗣皇帝光宗瞪視曰吾兒邪先是汝愚諭殿帥郭杲以五百軍至祥禧殿門祈請御寳杲入索於職掌内侍羊驅劉慶祖二人私議曰今外議洶洶如此萬一璽入其手或以它授豈不利害於是封識空函授杲二璫取璽從間道詣德壽宫納之憲聖及汝愚開函奉璽之際憲聖方自内付璽與之四朝聞見錄云寧宗次日謁光宗慈懿方自卧内取璽與之按御璽重寳安得即位後方取兼璽玉各有職掌安得置之卧内恐非是實先是襄

陽歸正人陳應祥等嘯一作誘聚亡命謀以七月望日為
壽皇發喪為亂前一夕登極赦至其徒告之而敗汝愚
遂奏乞名還留正以輔初政而御史張叔椿則劾以棄
國之罪遂還叔椿為吏部侍郎正乃復入拜左相汝愚
為右相汝愚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
辭不拜乃以特進為樞密使及孝宗將攢汝愚建議欲
卜山陵與正異議遂出正判建康府汝愚遂拜右相先
是汝愚許侂胄以事成日授節鉞彦逾執政既而推定

策恩汝愚乃謂彦逾曰我輩宗臣不當言功僅除郭杲節度使彦逾爲端明殿學士出爲四川制置知成都府侂胄遷觀察使樞密都承旨元係防禦使知閤門事至是僅遷一級於是二人憤曰此事皆吾二人之力汝愚不過蒙成耳今既自據相位以專其功乃置我輩度外邪於是始有逐汝愚之謀矣汝愚覺之以朱熹有重名遂自長沙召入爲待制侍經筵及收召李祥楊簡呂祖儉等道學諸君子以自壯然宫中及一時之議皆歸功於侂胄自是出入

宮掖居中用事且嗾伶人刻木為熹等像峩冠大袖講說性理為戲於禁中熹與龜年等屢白汝愚曰侂胄怨望殊甚宜以厚賞酬其勞處以大藩出之於外勿使預政以防後患汝愚不納曰彼嘗自言不愛官職何慮之有既而熹進對面陳侂胄之姦繼而正言黄度欲論之而謀泄以內批斥去熹又因進講極論之聲色頗厲上怒遂批出除熹宮觀汝愚請見乃以內批袖還上繼而求去皆不許於是彭龜年奏陛下逐朱熹太暴且言侂

冑竊弄威權為中外所附必貽大患寧宗欲兩罷之汝愚欲兩留之既而龜年與郡侂冑勢由是益張會彦逾帥蜀陛辭日盡疏當時道學諸賢姓名指為汝愚之黨而寧宗亦疑之矣知閤劉弼謂侂冑曰趙丞相欲專此大功日引虛名之士以植黨君豈但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禍侂冑恐甚會汝愚欲除劉光祖為侍御史侂冑知其欲擊已而上方令近臣舉御史於是以御筆除大理簿劉德秀為御史楊大灋為殿院又罷吳獵以

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韓黨矣先是汝愚嘗云夢孝
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陞天又沈有開嘗在汝愚坐曰
外間傳嘉王出判福州許國公判明州三軍士庶已推
戴相公矣又徐誼語人曰但得趙家一塊肉足矣葢指
魏王之子徐國公柄也樓鑰行辭免批答有親爲伯父
固非同姓之卿之語太學生上書乞尊汝愚爲伯父周
成子言郎君不令田澹謂寧宗非光宗子其說非一端
於是右正言李沐首疏其事劾汝愚以同姓居相位非

祖宗典故方太上聖體不康之時欲行周公故事倚虛
聲植私黨以定策自居專功自恣等事遂罷汝愚相位
出知福州既而臺臣合奏罷郡與祠於是祭酒李祥博
士楊簡府丞呂祖儉等有疏太學生周端朝等六人共
一書訴汝愚有大功不當去位皆被黜謫未幾何澹胡
紘疏汝愚唱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且
言與徐誼輩造謀欲衛送太上過越為紹熙皇帝等事
遂責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熹為之註離騷以

寄意焉敎陶孫題詩於闕門有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之句其後葉翥汪義端交論偽學而劉三傑以偽黨為逆黨凡得罪者五十九人省部籍記姓名降詔禁偽學而直省吏蔡璉告汝愚定策時異謀賓客所言凡七十紙欲逮彭龜年曾三聘徐誼沈有開下大理獄賴范仲藝等力解之乃已既而侂胄遷太傅封平原郡王自此十年專政肇開兵端身殞國危在侂胄固不足責而當時諸君子馭之亦失其道有以致之也

誅韓本末

嘉泰元年五月監太平惠民局夏允中請用文彦博故事以侂胄為平章軍國重事侂胄恐乞致仕免允中官二年十二月拜侂胄為太師立貴妃楊氏為皇后初恭淑后既崩椒房虛位楊貴妃曹美人皆有寵侂胄畏楊權數以曹柔順勸上立之上意向楊侂胄不能奪也太學生王夢龍為后兄次山客監雜賣場趙汝譡與夢龍為外兄弟知其事於是以侂胄之謀告次山次山以白

后后由是怨之始有謀侂胄之意矣三年金國盜起游
饑懼我乘隙用兵於是沿邊聚糧增戍且禁襄陽府椎
場邊釁之開蓋自此始而侂胄久用事亦欲立奇功以
固位會鄧友龍等庶得北方事以告而蘇師旦等又從
而慫慂之開禧元年四月以李義為鎮江都統皇甫斌
為江陵都統兼知襄陽金人以侵掠增戍渝盟見責遂
詔内外諸軍密為行計七月侂胄為平章軍國事立班
丞相上蘇師旦為安遠軍節度使領閤門事師旦本平

江書佐佺胄頃為鈐轄日嘗以為筆吏後依韓門會上登極竄名藩邸用隨龍恩得官驟至貴顯八月以殿帥郭倪為鎮江都統兼知揚州二年以薛叔似為湖北京西宣撫使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為副使鄧友龍為兩淮宣撫使十二月金人使趙之傑完顏良弼來賀正旦倨慢無禮於是以北伐告於宗廟下詔出師已而陳孝慶復泗州又復虹縣許進復新息縣孫成復保信縣田琳復壽春府未幾王大節攻蔡州不克軍潰皇甫斌

敗於唐州秦世輔軍亂於城固縣郭倬李汝翼攻宿州敗績執統制田俊邁以往李爽攻壽州敗於是誅竄諸將敗事者更易諸閫以丘崈為兩淮宣撫使分諸將三衙江上之兵合十六萬餘人分守江淮要害既而吳曦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四川之地於金人遂封為蜀王至此侂胄始覺為師旦等所誤遂罷師旦除名送韶州安置仍籍其家財賜三宣撫司為犒軍費斬郭倬於鎮江罷程松四川宣撫使九月金人陷和尚原十月渡淮

圍楚州十一月以殿帥郭杲駐真州以援兩淮丘崈以僉書開督府既而圍襄陽犯盧和真西和州德安府陷隨濠階成州信陽安豐軍大散關郭倪棄揚州走三年正月丘崈罷以樞密張岩督視二月金人始退師四川宣撫司隨軍轉運使安丙及李好義楊巨源等討吴曦斬之四川平以楊巨源為四川宣撫使安丙副之既而次第復階鳳西和州大散關四月遣蕭山縣丞方信孺奉使通謝金國六月安丙殺楊巨源八月信孺回白事

言金人欲割兩淮增歲幣犒軍金帛索回陷沒及歸正人又有不敢言者侂胄再三問之乃曰欲太師首級侂胄大怒坐信孺以私覿物擅作大臣饋遺敵人降三官臨江軍居住乃以趙淳為江淮制置使而用兵之謀復起再遣監登聞鼓院王柟出使焉於是楊次山與皇后謀俾王子榮王曮入奏言侂胄再啓兵端謀危社稷上不答皇后從旁力請再三欲從罷黜上亦不答后懼事泄於是令次山於朝行中擇能任事者時史彌遠為禮

部侍郎資善堂翊善遂欣然承命錢參政象祖嘗以諫用兵貶信州乃先以名之禮部尚書衛涇著作郎王居安前右司郎官張鎡皆預其謀議既定始以告參政李璧前一日彌遠夜易服持文書往來二參第時外間籍籍有言其事者一日侂胄在都堂忽謂李參曰聞有人欲變局面相公知否李疑事泄面發赤徐荅曰恐無此事而王居安在館中與同舍大言曰數日之後耳目當一新矣其不密如此彌遠聞之大懼然未有殺之之意遂

謀之張鎡鎡曰勢必不兩立不如殺之彌遠撫几曰君真將種也吾計決矣時開禧三年十一月二日侂胄愛姬三夫人號滿頭花者生辰張鎡素與之通家至是移庖侂胄府酣飲至五鼓其夕周筠聞其事遂以覆帖告變時侂胄已被酒視之曰這漢又來胡說於燭上焚之初三日將早朝筠復白其事侂胄叱之曰誰敢誰敢遂升車而去甫至六部橋忽有聲諾於道旁者問為何人曰夏震時震以中軍統制權殿司公事選兵三百俟於

此復問何故曰有旨太師罷平章事日下出國門曰有旨吾何為不知必偽也語未竟夏挺鄭發王斌等以健卒百餘人擁其轎以出至玉津園夾牆内撾殺之是夕彌遠稱有密旨錢參政欲奏審史不許曰事留恐泄遂行之是夕史彷徨立俟門首至曉猶寂然至欲易衣逃去而宰執皆在漏舍以俟既而侂胄前驅至傳呼太師來錢李二公疑事泄皆戰栗無人色俄而寂不聞聲久之夏震乃至白二公曰已了事矣錢參政乃探懷中堂

帖授陳自强曰有旨太師及丞相皆罷陳曰何罪錢不答於是揖二公遂登車去是夕使侂胄不出則事必泄矣二參繼赴延和殿奏事遂以竄殛侂胄聞上愕然不信及臺諫交章論列三日後猶未悟其死葢此夕之謀悉出於中宫及次山等宫省事祕不能詳也遂下詔暴侂胄首開兵端等罪官籍其家而夫人張氏王氏聞變盡取寶貨碎之其後二人皆坐徒斷夏震為福州觀察使主管殿前司公事斬蘇師旦於韶州程松賔州陳自

殛雷州郭倪郭僎皆除名安置並籍其家李壁張嵓皆降官居住毛自知奪倫魁恩以首論用兵故也乃拜錢象祖為右相衛涇雷孝友並參政史彌遠知樞密院事林大中簽書院事楊次山開府儀同三司賜玉帶遂以竄殛事牒報對境三省以咨目遍遺二宣撫二制置十都統告以上意諫議大夫葉時請梟首於兩淮以謝天下上不許時王柟以出使在金人帳一日金人呼柟問韓太師何如人柟因盛稱其忠賢威畧乃徐以邊報示

之曰如汝之言南朝何故誅之檜窘懼不能對於是無厭之求難塞之請皆不敢與較一切許之以為脫身計及歸乃以金人欲求侂胄函首為辭而葉時復有梟首之請於是詔侍從兩省臺諫集議先是諸公間已有此請上重於施行至是林樞密大中樓吏書鑰倪兵書思皆以為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與其亡國寧若辱國而倪公主之尤力且謂在朝有受其恩欲為之地者益朝堂集議之時獨章文莊良能於衆

中以事關國體抗詞力爭所謂欲為之地者指章也 葉清
逸聞見錄云良能首建議函首王介以為不可此非是實 於是遣臨安府副將尹明
斵侂胄棺取其首送江淮制置大使司且以咨目諭諸
路宣撫制置以函首事遂命許奕為通謝使王柟竟函
首以往且增歲幣之數當時識者殊不謂然且當是時
金人實已衰弱初非阿固達烏奇邁之比丙寅之冬淮
襄皆受兵凡城守者皆不能下次年遂不復能出師其弱
可知矣儻能稍自堅忍不恚不和且禮秩歲幣皆可以

殺而當路者畏懦惟恐稍失其意乃聽其恐喝一切從之且吾自誅權姦耳而函首以遺之則是金之縣鄙也何國之為惜哉且柟侂胄所遺今欲議和當別遣使亦不當復遣柟也再有題詩於侍從宅曰平生只說樓攻媿此媿終身不可攻又詩曰自古和親有大權未聞函首可安邊生靈肝腦空塗地祖父冤讐共戴天晁錯已誅終叛漢於期未遣尚存燕廟堂自謂萬全策却恐防邊未必然又云歲幣頓增三百萬和親又送一於期無

人說與王枏道莫遺當年寇準知亦可見一時公論也
明年閤門舍人周登出使過趙州觀所謂石橋者已具
述其事紀功勒銘大書深刻於橋柱矣金主嘗令引南
使觀忠繆侯墓且釋云忠於為國繆於為身詢之乃韓
也和議既成乃盡復秦檜官爵以其嘗主和故耳余按
紹興秦檜主和王倫出使胡忠簡抗疏請斬檜以謝天
下時皆偉之開禧侂胄主戰倫之子枏復出使竟函韓
首以請和是和者當斬而戰者亦不免於死一是一非

果何如哉余嘗以意推之蓋高宗間關兵間察知東南地勢財力與一時人物未可與爭中原意欲休養生聚而後為萬全之舉在德壽日壽皇嘗陳恢復之計光堯曰大哥且待老者百年後却議之蓋可見也秦檜揣知上意厭兵力主和議一時功名之士皆歸罪以為主和之失及孝宗鋭意恢復張魏公主戰異時功名之士靡然從之獨史文惠以為不然其後符離潰師雖府庫殫竭士卒物故而壽皇雄心遠慮無日不在中原侂胄習

聞其說且值金國寖微於是患失之心生立功之念起矣殊不知時移事久人情習故一旦騷動怨嗟並起而茂陵乃守成之君無意兹事任情妄動自取誅僇宜也身隕之後衆惡歸焉然其間是非亦未盡然若雜記所載趙師䍐犬吠乃鄭斗所造以報撻武學生之憤至如許及之屈膝費士寅狗竇亦皆不得志抱私讐者撰造醜詆所謂僭逆之類悉無其實李心傳蜀人去天萬里輕信紀載疎舛固宜而一朝信史乃不擇是否而盡取

之何哉當泰禧間大父爲棘卿外大父爲兵侍直禁林皆得之耳目所接俱有家乘日錄可信用直書之以告後之秉史筆者

齊東野語卷三